

唐澍在洛南

唐澍，字东园，河北易县（今徐水县）人。1924年夏，唐澍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10月，唐澍在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，他和周益三步行经华县高塘，翻越秦岭到洛南县保安镇，与旅长许权中、旅党委书记高克林等人会合，共同协助许旅开展工作。许旅在进入洛南时，有官兵一千二百九十人，长短枪炮十分缺乏。唐澍与许权中想方设法在三要司建起了小型修械所，制造弹药，解决了枪弹的不足。唐澍和许权中发动三要司群众，成立农民协会，打土豪分粮食，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恶霸何豹子，劣绅罗云秀，土匪丁克成、胡登玉部属等，还没收了何豹子的部分土地、山林、房屋。

1928年5月7日，唐澍奉命率部由洛南三要司经吴口、石坡、巡检司出嵩岭向潼关移动。后又由潼关急行军华县瓜坡，宣布武装起义，成立了工农红军，唐澍任总司令。渭华起义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。

反动派。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过大，渭华起义失败了。在战斗的最后时刻，唐澍仍带领少数部队阻击敌人，掩护大部队翻越秦岭，向洛南县两岔河（洛源）撤退。部队到达两岔河后，即派赵雅生大队开赴距两岔河街以东三十余里的保安镇。唐澍、刘志丹等组织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家中宣传工农革命道理的同时，接着镇压了一批坏人，烧毁了“合盛顺”商号的文约帐簿，把没收的粮钱分给当地贫苦大众。

正当唐澍向上级汇报渭华起义失败情况时，7月1日敌军李虎臣部方少海、丁增华四旅之敌包围了驻扎在保安街的赵雅生，唐澍闻讯率两岔河驻军百余人披星驰援，佛晓打靶，战斗激烈，由于寡不敌众，唐澍被包围，唐澍带6名战士进入碾子沟突围时，不料又被国民党洛南瓦子坪民团（红枪会）截击，这时，唐澍身边仅剩一名警卫员，唐澍临危不惧，和警卫员一起与敌展开搏斗，激战中，唐澍壮烈牺牲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时年二十五岁。

洛南人民深切怀念唐澍同志，他虽则与世长辞61个年头了，但他当年在两岔河街一座砖墙上刷写的“铲除土豪劣绅”的革命标语遗迹可见，他的革命精神与天地共存！

人物春秋

想起毛泽东同志曾提倡“读点鲁迅”，便联想起这个题目。或许修辞学家会说，这是借代手法。用著作之人代替所著之书。不错。然而，我倒觉得不妨理解为既指鲁迅先生的书，更含有指鲁迅的人，即读其书亦读其人。

何以如此说呢？因为他曾指出，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，鲁迅的骨头最硬，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格。这说明首先或最重要的是读“人”。

不是有“文如其人”之说吗？是的。但那是在知其人而又观其文之后，证明人与文相一致才说的，绝非仅读其文就想当然以为文如其人。古人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者并列，并不混同，而且立德列于首位。

举例说，秦桧这个人，是南宋进士，据说文章做得不错，书法艺术造诣也很可以，然而其做人却实在一塌糊涂，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权奸。再如周作人，倘若只读其课堂文集，不顾及其人所作所为，那就会大错。他的作人却是不光彩得很哩。

记得前几年，有一位省级干部，曾在报上著

文批判于部队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，读来颇使人敬仰。然而，正是在他执政时，大搞任人唯亲和宗派，揭露出来丑得很。有一位地委书记某某，讲起廉政来，头头是道，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、当代包公。可是当他的同僚大搞贪污受贿被揭露之后，记者向他采访，他却采取了不闻汇报、不提供线索、不与配合的态度。真是文与人、言与行判若两人。

俗话云：听其言，观其行。中国的老百姓真是精明极了，这六个字可算得至理名言。于是便想到教育青年的事，有人说青年人应如何如何认真读书，读书固然是极重要的。但是，青年阅历短，易轻信，比较的单纯也是客观存在。若教导青年的导师们，只让他们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未免片面。应该教他们读书亦读人，而且更注重读人，否则便是有意无意地欺瞒。

一位哲人说过，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，最重要的往往并不在于他的著作，而是他具有的精神世界。读“人”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这一层。

读“人”

若白

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，全国开始出现了国共合作、一致抗日的大好形势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七贤庄设立，这时，我在西安五味什字复兴军衣庄管帐，跑街，该军衣庄经理叫陈世德，陕西白河县人，原先给陕西督军陈树藩加工过军装，一九三七年，给杨虎城部队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加工军装，由我负责联系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叶季壮，和我联系加工服装的是子长人吴习智，少校营长，甘肃人张楚珍少校营长，我第一次到七贤庄时，就耳目一新，叶季壮等人都很客气，后来多次留我吃饭，由于七贤庄和新城我都常去，它们仅一个城墙之隔，但情况大不一样：七贤庄的八路军，桌上放一盆菜，不论是官是兵，自吃自留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张楚珍到复兴军衣庄商谈，由军衣庄协助给他们买米，军衣庄派我，办事处派吴习智，我们二人乘火车前往汉口。在汉口住去陕北，说陕北是革命根据地，吴习智这时二十多岁，一口陕北口音，对人热情，和气，在火车上，经常给我讲革命的道理，多次动员我去陕北，说陕北是革命根据地，吴习智已于一九八五年作古，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，思之以往，和吴习智之间交往的那一段情谊，以及给八路军

建国以后，多次打听，不知吴习智的下落，一九八三年的一个偶然机会，才得知吴习智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。可惜，还未及联系，吴习智已于一九八五年作古，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，思之以往，和吴习智之间交往的那一段情谊，以及给八路军

为「八办」买米

单宝章

在新市场下一个山西安邑人开的晋安公司，向一个姓夏的湖北人开的米店买大米。这个老夏待人谦和，经常夸姓夏的出了一个夏斗寅，还多次请我们二人吃饭，在武昌的东湖、汉阳的龟山游玩。我和吴习智一起商定米的价格，交米的时限，车皮由吴习智要，当时每月买大米五千袋（每袋一百公斤），大约需五万个银元，这五万银元由八路军办事处通过复兴军衣庄汇到汉口交通银行。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九月，吴习智和我一起到汉口共三次，共买大米一点五万袋，计一百五十万公斤。

吴习智这时二十多岁，一口陕北口音，对人热情，和气，在火车上，经常给我讲革命的道理，多次动员我去陕北，说陕北是革命根据地，吴习智已于一九八五年作古，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，思之以往，和吴习智之间交往的那一段情谊，以及给八路军

我心目中的三原

卢鸿才

我与三原的相识，是由于二姐的缘故。

二姐在三原工作。

每每回到家里，便说着那里的许多好处：古老的龙桥，神秘的城隍庙，浑沌而又湍急的灵渠……以及那又辣又香的疙瘩面，又甜又脆的萝卜丝……末了，她还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：古时的三原，有一个县令，人长得很帅气，头脑又极聪明，有一次出巡，发现龙桥下有一具女尸，女尸的身上横压着半面绿砖。县令很是惊异，立即张榜示众，缉拿罪犯，可过了二三个月，仍没有破案。这个可急坏了这位县太爷。那时正当秋令，淫雨冷风，落叶萧萧，县太爷伫立在阶前，怅望着雨中的龙桥。忽然计上心来，忙对站立两旁的皂吏说，传下去，一斤石头一两黄金，我要重修龙桥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四乡赶来送石头的络绎不绝。

有送圆石的，有送长条石的，有送旧石碑的，中有一个满嘴喷牙的大汉抱了半面绿砖赶到了龙桥。县令令人将这半面绿砖与压在女尸身上的绿砖一对照，恰好是一样的，立即将那人擒下，一拷问，果然是他作的案……”姐姐说得神奇，我也听得惊呆了。

有一次，姐姐刚踏进家门，我便将《说唐》递了过去，急切地问姐姐：这三原李清是不是你那个三原。姐姐笑着说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正是此人，象这样的名人，三原还多着呢……”

打这以后，我睡梦里都想三原，可那时家境贫穷，连饭都难得吃上，哪还有余钱去“旅游”呢？

大约在“文革”的第三年，因为担着姐姐

姐夫的心，妈妈让我去了一趟三原。当时正是“烽火连三月”的时候，三原的大街小巷涂满了“文攻武卫”的标语口号，我踩着泥污，走过狭长而又脏乱的县城，那一种对三原的憧憬和向往，已经荡然散尽，代之而起的是恐惧和忧虑。接着，我便当兵去了，一去四五年，对于三原的印象已经淡忘了。偶尔想起，也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

那年复员回家，眼望着一些有财有势的“老转”一个个“乐业”了，可我等待了整整八个月，还是“山在虚无缥缈间”，一气之下，拿了三原，和姐姐“相依为命”了，那真是神仙也似的一段日子，虽然面里少油，水中多盐，可引领着外甥女在桥下水边，看她们在草丛间扑花追蝶，听燕子在树杈间呢喃，真

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杨乾坤

是“此中别有日月天”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“故地”重游过。有时上高陵，去铜川，路经三原，真想下去看看，但由于“公事的繁忙，屡屡不能如愿，有时在夕阳之下，隔着青青的麦田，向城中望上两眼，真有一种“车走雷声语未通”的遗憾在。但聊以解慰的是，饱经风霜的二姐依然不倦地说着三原的佳妙——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，鳞次栉比如痴如醉的高楼大厦，还有书画艺术的而且，渐长渐大的“村气”起来了。这目触耳闻的一切，又一次逗引我到“梦牵魂绕”的三原走走，领略领略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的三原人的雄姿伟影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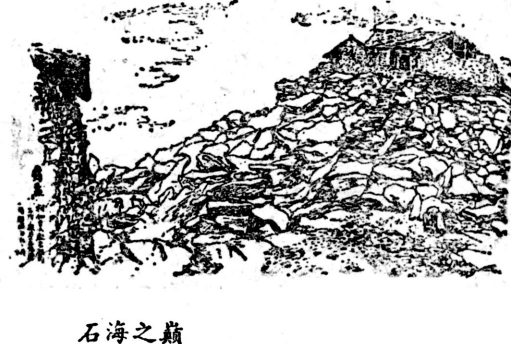
太白山速写

李宝文



斗母宫

大爷海



石海之巅